

澳門聖若瑟中學留港校友會

會訊(雙月刊) 第 60 期

二零一零年一月

香港銅鑼灣加寧街十號海威大廈 2 樓 B 座

電話：2881-8373 傳真：2363-4623 email：emily@tingsun.com.hk

網址：www.xanga.com/macaufriends

Flat B, Marco Polo Mansion, 2/f., 10, Cleveland Street, Causewaybay, Hong Kong

會長 李萬益 • 副會長 林慧儀 楊國興(兼財務) • 秘書 黃潔瑩 黃光聯 • 財務 周華根 • 公關 陳素娟 •

總務 關恆昌 • 康樂 鄭詠儀 • 稽核 甘蝶群 • 委員 楊志毅 唐錫斌 黃宛平 陳素清 蔣貞元 官一青

同學會報導

* 歡迎下述同學加入本會為永久會員。

張榮堅 就讀至 1963 年 (群社)

楊永堅 1966 年畢業 (群社)

* 踏入 2010 年，校友會全體委員恭祝各位校友新年進步，福壽康寧~!

* 2010 年 2 月 14 日為農曆庚寅年正月初一，同學會僅定於 2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於校友會舉行新春團拜，請電任何委員報名，歡聚迎虎年~!

* 聖若瑟中學與澳門高等校際學院(IIUM)合作成功。在青洲原址興建兩所全新建築物，命名聖若瑟中學及聖若瑟大學，大學方面，提供學士及碩士課程。根據澳門特區政府於 30-Nov-2009 憲報登刊，該所大學正式依法成立，母校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這種由幼稚園至大學的一條龍式教育事業，既是澳門創舉，也是祖國教育史上第一所具有天主教背景的大學。意義非凡，深深值得我們澳門聖中子弟和教友們開懷慶賀。聖若瑟教區中學及聖若瑟大學青洲共用校區奠基儀式已於 15-Dec-2009 在青洲校址舉行，特首何厚鏵擔任主禮嘉賓。黎鴻昇主教、聖若瑟教區中學校長羅玉成神父、聖若瑟大學校長等陪同剪綵，儀式隆重。出席觀禮者眾，校友會由李萬益、林慧儀、楊志毅、黃宛平等代表出席。

* 會長 李萬益及全體委員代表本會祝賀陳仲海校友(Mr Stanley Jose GARCIA) 榮獲二零零九年行政長官社區服務獎狀。(詳載於 2009 年第 17 期香港政府憲報號外) 陳仲海為旭社同學，於 1963 年聖中畢業後到台灣升讀大學。回港加入本港慈善機構樂善堂擔任要職，後晉級至行政總裁。樂善堂歷史悠久，規模龐大，服務對象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在文藝、教育、醫療等方面貢獻猶多。陳仲海校友作為該機構之職業性領軍人物，功不可沒，此次得獎，實至名歸也。

訃告

前任 (1967-1974) 澳門教區聖若瑟中學校長，慈幼會魯炳義神父 (Fr. Luigi Rubini) 聖名類斯，已於 2009 年 11 月 10 日早上七時零五分病逝香港聖保祿醫院，安息主懷，享年 89 歲。

200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三) 上午 10 時於香港聖安多尼堂舉行殯葬彌撒。

彌撒後隨即辭靈出殯，安葬香港跑馬地聖彌額爾墳場。

魯炳義神父的生平

1920年7月8日 於意大利 Attimis 出生

1936年12月7日 來華傳教

1951—1965 澳門粵華中學 (1951-1953 副校長，1953-1965 教務主任)

1965—1967 香港鄧鏡波書院 (副校長，1966-1967 教務主任)

1967—1974 澳門教區聖若瑟中學 (校長)

1974—1982 澳門粵華中學 (院長，1981-1982 教務主任)

1982—1988 香港聖類斯中學 (院長)

1988—2003 澳門粵華中學 (1988-1989 教師，1989-1992 財務主任)

1992—1998 鮑思高中文部主任

1998—1999 鮑思高中文部副校長

2003—2009 香港慈幼會修院少懷之家 (休養)

(15-11-2009 邵錦鴻 Dominic Shiu 謹上)

會友隨筆

1)

此情

春有百花情意結，
夏有蟬鳴撲蝴蝶，
秋有桂香醉明月，
冬有寒霜風飄雪。

此景

滴滴雨點沾衣襟，
絲絲楊柳掃花塵，
微微和風迎面滲，
裊裊餘音夢裏尋。

此樓頭

望江樓上望江流，
江水奔流永不休，
天上白雲如蒼狗，
舉杯傾盡醉樓頭。

(旭社 吳潔明)

2) 西安之旅

去年秋天我和同班同學鄭錦桃與及她的妹妹們一行六人，參團去有五千年歷史的古都西安增廣見聞。陝西首府西安古稱長安是個古城，十三個皇朝曾建都于此。全程我們看的都是古蹟皇陵。如對歷史沒有興趣可能感到乏味，我們去看了秦俑，保存和修補得也相當不錯，但亦有很多破爛，相信有些出土不久的還有彩繪還未被空氣氧化。我們去了大雁塔，據聞是玄奘大師從天竺取經回來後在此居住翻譯佛經。還有小雁塔和法門寺，法門寺是一九八七年至八八年間才被發現有個地下室，收藏了全是唐朝皇帝的貢品。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秘色瓷和武則天貢品中的其中一件短襖。此衣錦緞紅底綉上金綫，金碧輝煌，燦爛奪目，非常美麗。雖然已埋藏千多年，卻毫不褪色。有推測是她晚年懷念已死去的女兒而獻給佛祖的。秘色瓷製法已失傳據聞從未有人見過，以為只是傳說，不料今次法門寺重修，被工匠意外地發現這個地下室。室中果然藏有這批珍品瑰寶，才証實不是傳說。我們參觀法門寺時，每人只能蹲下看看這個地下室的入口通道而已，已見不到這批國寶了。我是有幸零六年在台灣故宮博物館看到的。我和幾個古物發燒友知道有批國寶文物從北京故宮運送到台灣故宮展覽，我們是專誠去見識的，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台灣之旅。同行的多是拍賣行中人，從中我學了不少這方面的知識。那些秘色瓷亦只是展覽了數件作品，但保存完整，顏色詭秘，介乎青藍之間不是青、不是綠更不是藍，而是融

和一體不能形容，只是今生難得一見。法門寺更有令我畢生難忘，常常在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就是那個衛生間了，雖有廁門一格格但下面是一個打通的糞坑。人們就蹲在那些橫間上方便，我全程不敢向下望，心中催促自己快些收工，撇着鼻子還要不停祈禱蒼蠅不要叮到我的臉上，真是心驚膽跳。完工後幸好還有少許水洗手，我整天就在埋怨祖國為何這麼落後，這些旅遊重點，設備還是這麼不完善，有失國體。回家後很久才悟出原因，黃土高原乾旱，水是非常珍貴的，何來那麼多水使用？可能每天休息後只能清潔一次。還有就是每天早晚洗臉，鼻孔都是黑黑的。原來該地產煤，百姓都是燒煤的，沿途很多小販擺放了一堆堆煤球售賣。我們去驪山參觀了楊貴妃和唐玄宗的華清池，還洗了泉水，五毛錢洗一次。我和錦桃狂洗，因為記起了白居易長恨歌裏的「清泉水滑洗凝脂」還不博命洗個痛快。回家後照照鏡子，果然有點楊貴妃的影子。不好了吧，說笑而已，我們才不希望有她的結局。最後我們還參觀了武則天的無字碑和唐高宗的功績碑。沿途風景秀麗，氣勢磅礴，但兩旁文武百官和外國使節的石像很多已遭破壞，有些沒頭，有些沒手，非常可惜。車子來回都是走在黃土高坡上，黃沙滾滾，另有一番風光。還有不少殘破的窑洞想必已人去窑空了。我們居住的酒店就在古城牆內，每天出發都要出城入城，就使我聯想到古時的官兵出征，都是從這裏出城入城，心裏就非常感動和享受這次旅程了。雖然全中國大陸除了珠海深圳外，我就只去了黃山和西安，但已感覺到不枉此生了。

(甘蝶群)

3) 高球憶述—朝鮮 (抵埗篇)

時間過得很慢，雖然有「自然風」，悶熱的車廂仍然把我們焗得渾身是汗，車程約三百公里，卻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這慢吞吞的行駛中，祇好疊埋心水觀賞郊野風光了。閒暇時肚子特別餓，這裡沒有餐卡，攜來的瓶裝飲料及小食，瞬間被我們消耗殆盡。「淨心方能行久，輕囊方能致遠」，勞氣夠了，行囊輕了，這才想起那些相贈食物的朋友，沒有他們先見之明，這時恐怕真要食東北風了。百無聊賴之下，抵達平壤時已晚上十點多。由旅巴接往五星級國際大酒店，酒店很大卻很少燈火，遠看像一頭碩大無朋的矇矓巨物。導遊領我們進入酒店大堂，我正納悶這種燈火又怎好填表登記。可是霎時間，大堂燈火通明，那幾位本來在案上摸黑辦公的職員，這時即時起來給我們辦理入住手續。我們不急著於進房，反為急著於醫肚。阿滔及阿堂率先步向咖啡廳，我剛背轉身，大堂燈光隨即熄滅，恢復零星燈火。朝鮮能源之緊絀，於此可見。咖啡廳不大，在柔弱的燈光下，有幾檯膚色漆黑的非洲人客，獨自挨著桌喝著咖啡。本來調和得很的環境，給我們一坐下，七嘴八舌地頓時顯得熱鬧了。侍應生遞上了餐牌，可是總找不到我們本來想要吃的晚餐，原來晚餐時間打烊，接下來提供的便是翌日的早餐，否則便齋飲了。共產國家紀律性強，低層卻缺乏彈性。在如此條件之下，一份歐陸式早餐於我足矣，阿琦年輕，消化力強，終於點了兩份腸仔煎雙蛋。

早上起來，展開在朝鮮第一個節目，我們被送到了與酒店相距不遠的國家公園。導遊領我們去到園內的金日成石像前，站成一排向轟豎的石像行三鞠躬禮，我借故行開，但想不到那崔姓導遊眼明手快，要求我重新歸列。金日成是朝鮮國父，他們對這儀式看得很認真，是遊客必須服膺的規定動作。這時正播著朝鮮文的共產革命歌曲，泰山站在我身旁鞠躬之餘也順口亨著，我羨慕萬分，這些鮮為人識的共產老歌他怎麼能朗朗上口？可是，我同時注意到那個可能身負特別任務的崔姓導遊卻露出驚訝：「這些人又唱歌、又攜著這麼重甸甸的所謂球桿入境，到底葫蘆裡賣甚麼藥？」我剛見識了這些所謂導遊，故此重新提醒各人須格外留神，就算有所不滿，也不宜任性地宣之於口。說也湊巧，這兩位導遊從那時開始便輪流與我們保持形影不離了。

會唱歌的泰山他比我年長，也較我高大，翻山涉水是他的強項，渡海泳和攀登獅子山比賽，每年總少不了他。後來才知道他原來出身於富裕家族，大學畢業後當上了電機工程師。1949年共產黨成立新中國時，海外及港澳知識分子興起回歸建設祖國。泰山便是回歸熱潮中的一分子。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在司令麥克阿瑟指揮之下，美軍於9月中在仁川登陸，繼於10月19日佔領了朝鮮首都平壤。戰況勢如破竹，對朝鮮政權極度不利。唇亡齒寒，形勢也令中國頓受威脅。青年的熱血讓他毅然加入中國人民志願軍，往朝鮮參加了抗美援朝的戰役。他學識了唱革命歌曲。但戰場生活卻令人提早成熟，人成熟了便回到現實，役滿後他申請返回香港。我認識他時已經是一位很成功的商人了。我和他打高爾夫卻從未聽他竟然在朝鮮也打過仗。今天的朝鮮，對國家安全仍然高度敏感。我們拿的是團體簽證，目的是入朝投資和觀光，他唱這些與身份格格不入的共產老歌，在他們的耳朵裡不知如何演譯，假如身份複雜了，無論關乎是軍、是政、是諜或是敵、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不會被輕易放過。猶其是我們臨時少了一個稱病離團的老余，這些差異，更招了他們的疑竇。

核實的工作做得很快，通過他們的渠道，丹東那邊的人早已去到我們落腳的酒店，也去到醫院，幸好老余真的躺在病房接受觀察。後來閱報知道，出發那天與我們迎面而過的，正是朝鮮領導人往訪中國的專列。今天又多了一宗唱歌事件。這些敏感事情加在一起，難怪他們都這樣嚴肅。他們不但出動了丹東的人員，渠道迅即通到香港，駐港有關部門也就所知作出回答。但無論怎樣，相信他們亦所知不多。身在異鄉，又那裡懂得在這一問一答之間我們隨時成了人質。可憐在丹東的朋友，望著那些忙出忙入的特別人員，不知我們在那邊到底干犯了何事，欲助無從，擔憂我們處境不妙。

泰山的太太珍妮，是大學時認識的，她說話字正腔圓，所以後來在播音界做了節目主持人。這樣一對年青戀人，竟然放下富裕幸福的生活回國，真是匪夷所思。一直以來，國民黨領導的台灣國民政府，由於深受美國影響，予人以民主、自由、文明的善良印象。而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大陸印象則剛好相反，專制、封閉、落後。我們那輩人若然去台灣會被尊重為愛國，去大陸則被視為前進左傾，至於我的朋友泰山與及當時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他們為何這樣不約而同地甘心選擇前進？讓我深感興趣。看來兩者分別之處，在於「包容」兩個字。大陸這一邊，祇要你肯為國家效力，不論白貓黑貓，都成為被羅致的對象，他們的統戰工作表現進取積極。台灣則較為保守，著眼於地緣政治，本土優先。故此埋沒了不少人才。我們的學長鄧耀忠在週年大會的即興節目上曾談及「求學與求事」，他在台灣大學時本身的體驗極有啟示，因為台灣缺乏包容才放棄原有學系，放棄留台發展才返回香港。與我所謂包容之見不謀而合，得出了同樣的答案。今天祖國正包容著來自歐美不同國籍的科學家、港澳的政經人才及台灣的回流志士。所以無論在政治、科學、傳播、農業、軍工業、財經等等領域，都屢闖巔峰。其人才充裕之處，為世衛、為世界銀行、為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及第三世界各地提供高層人員。祖國影響之勁，無遠弗屆。反之，台灣國民政府，固步自封，處處相沖，總統馬英九也因為問題在於香港出生，也在被排斥之列。台灣的將來，當思過半矣。

去年週年大會上，我力排眾議在遊藝節目中加插了《歌唱祖國》一曲。有些同學表示接受，有些卻不以為然。說我曲解了林家駿主教愛國的方向。林主教教導我們愛國，並以身作則，接受了中央關於澳門基本法草資委員的任命，為祖國為澳門出力。

林則徐曾說過：「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一個大人物理應如此，國家也一樣，我們留港校友會，豈可放過向他們學習？（待續）

（1959年 恆社 李萬益）